

戰後西藏政爭 熱振被害內幕

(本文插圖刊第8、106頁)

●趙洪寶(大陸作家)

達賴圓寂熱振攝政

一九四七年四月至五月初，西藏高原上發生了一起震驚中外的「熱振事件」，在野的原攝政王——熱振土丹江白益西堅贊被噶廈政府逮捕，一個月後死於囚禁室——布達拉宮夏欽角的索答巴·細巴拉的一間牢房裏。如今事隔多年，已很少有人知道這件事的真正內幕，且聽筆者道來。

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七日，西藏政教領袖十三世達賴喇嘛在布達拉宮圓寂。依照藏制達賴圓寂後，其職位應由熱振寺、木隆寺、功德林、喜德林、澤墨林、丁吉林六廟的呼圖克圖及甘丹寺的甘丹赤巴(爲宗喀巴之繼承者，在黃教道統上地位最高)七人中選一人爲攝政。西藏攝政之制，始於清乾隆二十二年(一七五七年)。當時，七世達賴喇嘛嘉措在布達拉宮圓寂，藏中政教事務一時無人主持，乾隆乃命第穆諾門汗爲攝政，在新達賴靈童尚未找到，及靈童坐床以後，未達法定執政年齡(十八歲)之前，代理達賴的職權，遂成定制。

十三世達賴圓寂之初，由司倫朗堆·貢嘎旺

秋和噶倫喇嘛格頓曲杰、噶倫赤門·洛布旺杰、噶倫朗奴娃等人共同執政，圍繞着因達賴喇嘛圓寂，是否需要一位攝政王來掌管政教大業，私下進行爭論，同時也在「春都杰錯」(西藏的最高權力機關——擴大會議)進行議論。有人提出：達賴喇嘛在世就有可信任、受器重的人(指堅贊·土丹貢培)。還有人提出：有在政司倫堯西朗堆，再加上兩位僧俗官員爲助理便可。但是，大多數意見認爲：按以往舊制，委派一位大活佛出任攝政。最後，多數人的意見佔了上風，決定按照舊制，通過宗教儀式篩選請卦一位大活佛爲攝政，主持政務。

封前，被提名爲攝政候選人的有：甘丹赤巴米糧·益西旺堆、熱振呼圖克圖土丹江白益西堅贊、經師普覺活佛土且江巴次臣等三人，並在布達拉宮觀音菩薩前舉行宗教儀式，由司倫朗堆、噶倫基巧堪布、仲譯欽波、孜本以及若干會議代表等主持儀式。先由甘丹赤蘇·江巴曲札祈禱祝願以求靈驗。結果卜定由熱振活佛出任攝政王。於是，由司倫朗堆、噶廈和全體會議代表們向熱振活佛面陳上述卜選定，熱振決定承應下來，

同時決定在政司倫朗堆爲助理攝政。

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六日，西藏駐京辦事處接拉薩來電稱：「至尊無上達賴佛之職位，在佛未轉世及轉世未登座期內，現經大會公舉熱振呼圖克圖代理。熱振呼圖克圖，自幼靈異昭著，智慧過人，道行學問，全藏信仰。此次大會一致推舉，並向布達拉宮帕却洛格學瑞菩薩像前，虔誠占卜，最爲吉祥，所有全藏政教大權，決定迎請熱振呼圖克圖總攝」。該辦事處立即轉呈國民政府。同月三十一日，行政院會議決照准。熱振自此正式擔任西藏攝政。

流年不利要求辭職

熱振執掌攝政大權之後，與國民黨政府親善和好。十三世達賴喇嘛轉世靈童的尋訪、確認、確發、受戒、坐床大典，九世班禪回藏問題，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的設立，都在他任攝政期間得到了解決。而且，這時期，中央與西藏的關係也得到了大大改善。這必然要引起西藏內部其他政治派別的不滿。

當時，在西藏內部存在三種政治派別：一是

親英派，一是親漢派，一是自主派。親英派以龍廈爲首，他們試圖宣佈西藏獨立，後來由於事敗，噶倫澤墨將龍廈捕獲，由噶緒巴將龍廈雙目挖去，並灌以石灰，判處終身監禁，妻子充軍，家財沒收。其黨羽雖從寬處理，處分亦達四十餘人。自主派是三派中最具潛力的派別，他們主張西藏自由自主，反對任何外力變更西藏現況。自主派不滿熱振親向中央，於是聯合失勢貴族暨親英派，形成反熱振集團，以牽制親漢勢力過大。他們指責十四世達賴未經金奔巴瓶掣籤違反傳統，復謠傳熱振引進中央勢力，定將進行政治改革，勢必剝奪貴族特殊地位及利益。這些引起西藏貴族的附和，擴大了反熱振集團之陣容，迫使熱振多方防範。

熱振出身喜德林，對占卜非常相信。一九四〇年下半年，他占得一卦，說是蛇年（一九四一年）大凶，流年不利。他頗與暫時退位，一避風頭，等到凶年過後再行復出的念頭。因此，熱振活佛向噶廈政府正式提出了辭呈。呈文說：「在我任職期間完成了尋訪達賴喇嘛轉世靈童，迎請到拉薩的大事，後又舉行『剃度』、取法名和坐床等宗教儀式；邊境安謐，政教統一。但如今經佛、神卦卜預示我流年不利，有性命之憂，因此我不得不辭去攝政。此事我已向達賴喇嘛作了請示。現請噶廈提交全藏會議討論決定。」西藏噶廈政府一再挽留熱振繼續擔任攝政。熱振堅決不允。全藏民衆大會最後通過熱振提議，由達札接替熱振。達札活佛也說：「我因年邁，只能任職二、三年，到時候再奉請熱振活佛復任攝政王。」

當時全藏大會書寫了一份紀要。紀要首先詳述和贊揚熱振活佛在政期間的政教業績，然後明確寫上：「熱振活佛消除不祥徵兆，暫時辭職回熱振寺靜修，由達札活佛接任攝政。三年後，仍由熱振活佛繼續任攝政，直至達賴喇嘛親政爲止」。該紀要寫成一式四份，每份蓋上六顆公章，熱振、達札、噶廈、全藏大會各存一份。

熱振此舉可謂用心良苦。一方面可以減緩反熱振集團的壓力，另一方面，選達札爲攝政是因爲達札地位不高，且年達七十，一向對熱振恭敬順從。熱振如此安排，以爲他雖不在位，但仍可遙控藏政，並爲三年之後捲土重來預留地步。

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六日，達札活佛正式接任了攝政王和達賴首席經師職位。達札活佛在格桑頗章宮宴請了熱振活佛及其隨從官員。宴會上熱振活佛祝賀達札活佛接任攝政。然後，熱振在噶廈政府各級僧俗官員、三大寺喇嘛、活佛、前任堪布等人舉行的盛大歡送儀式中回到熱振格培林寺。

復出之望全部瓦解

盡管熱振此舉原屬違反西藏傳統，但因熱振下臺與反熱振集團利益一致，且因爲達札老邁無能，其身邊之札薩性情貪鄙，易於收買，所以樂觀其成，使達札順利取代了熱振。

熱振離開拉薩之時，故意將其外甥啞戒活佛留在拉薩熱振呼圖克圖公館，與卸任札薩葛都活佛及在拉薩的甘孜富商薩都倉同住。他們三人與首席噶倫彭康構成熱振留在拉薩的勢力中心，亦

是熱振將來復出的資本。

既然熱振已經辭職，可爲何又要做出如此安排？那是因爲攝政在西藏政治體制上地位很重要。自前世達賴圓寂後二十天，至後世達賴親政，其間至少需時十八年，此期間，全藏政教事務，由攝政全權處理。加以新達賴或親政不久又行圓寂，或因年幼未獲親政即已圓寂，皆由攝政主理藏政。自七世達賴喇嘛於乾隆十六年（一七五一年）親政，至十三世達賴於一九三三年圓寂，在此一百八十年中，達賴喇嘛親政時間不過七十二年，其餘一百一十年時間，藏政大致皆在攝政手中。如此重要地位的攝政，其與達賴之間的關係，自極盡密切、微妙。而覬覦攝政之位，或攝政與各大寺及貴族之間的政治鬥爭，乃不可免。

達札就職之後，其札薩果然賣官鬻爵，抑揚賞罰。反熱振集團乘機賄賂，黃綠倖進，漸居要津。對達札失去控制之力，這是熱振始料不及的。

由於反熱振派勢力日益壯大，擁護熱振的人士大感不安，一致要求熱振復出。一九四四年春節，三年之約期滿，熱振回到拉薩，意在復位。不料達札食言自肥，不肯還政。反對派也暗中抗拒，熱振無法要求復位，在拉薩盤桓二個月，不得要領，只好過返熱振本寺。同年冬，素擁熱振的色拉寺堪布等，曾發動全寺喇嘛，殺死藏官，反抗西藏政府，企圖製造熱振復出的機會。雙方相持數月，後來，西藏噶廈政府利用欺騙手段，用哲蚌寺堪布作擔保，請色拉寺堪布等重要人員到噶廈開會，當場予以逮捕，分別處以徒刑。至此，熱振復出攝政的希望徹底破滅。

被人嫁禍一顆炸彈

熱振圖謀復出失敗之後，反熱振派氣焰更加囂張。一九四六年，熱振派實力人物首席噶倫彭康，被榮增達札罷黜。此時，索康江欽、噶緒巴、拉魯三人已先後取得噶倫位置，宇妥、夏格巴攪據昌都、黑河兩據點，又升德格巴為戴本。軍政兩權盡被親英派掌握。彭康噶倫被黜，親熱振之中下級人物亦遭波及。反熱振的三個噶倫，索康因其母舅田莊過去被熱振沒收，與熱振有切齒之恨；拉魯原為龍慶長子，與熱振有殺父之仇；而噶緒巴本非貴族，依西藏傳統，不可能出任高級官員，但因其善於逢迎，反復無常，於熱振擔任攝政之初，以鑽營獲五品官，後以告發龍慶陰謀政變，並在龍慶被捕後挖其雙目，獲升孜本。熱振退職後，他又買通達札的札薩，升任噶倫，目瞎了熱振派與親英派此消彼長，於是極力討好索康、拉魯，共謀陷害熱振。

反熱振親英集團打擊熱振的步驟有兩個：一是明令熱振繳納私槍，并不得擅購馬匹，以削減熱振實力；二是密謀部署，製造熱振播亂假象，以博取輿論支持。

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三日，藏曆過年節，反熱振集團以噶倫噶緒巴名義致函熱振在拉薩的管家，謂達札病重，朝不保夕，應速迎熱振前來，以謀復位。但他們却故意將信投達札處，製造熱振有圖謀政權的野心。

同年四月九日，在西藏第二次祈禱中，有人送交達札傳達官一件木匣，謂係西康某縣贈陳攝政之禮物，外書達札親收。適該傳達官外出，僕人疑為貴重禮物，擅自拆看，不料竟係炸彈，驟然爆炸，炸傷一人，於是便渲染為謀刺達札的陰謀。達札左右也斷定為熱振所主使。這起爆炸案，在審理熱振案件中才明白，原來這顆手榴彈是青巴代本去昌都時，噶廈政府發給他手榴彈中的一枚。青巴去世後，他的女婿次登平措買馬時，給了馬主人羅諾娃。次仁多杰兩枚手榴彈。羅諾娃又把它們賣給了熱振拉讓，其中的一枚被雍乃喇嘛用來做此案。雍乃此舉，是爲了借阿旺朗加之手殺死達札攝政王，與攝政王熱振無關。

甫到拉薩即繫獄中

西藏噶廈政府藉此突於四月十三日召開緊急會議，決定拿辦熱振。當晚由濯靖協鄂率眾包圍熱振公館，逮捕其新舊管家札薩啞戒活佛、噶都活佛，並不惜破壞傳統，在祈禱節期間，居然派出警察維持拉薩治安，實施戒嚴，逮捕前首席噶倫彭康及西康富商薩都倉，並予抄家。同時派索康、拉魯兩噶倫及藏軍副總司令等率兵二百名，星夜趕往熱振寺拘捕熱振。因為熱振寺有僧眾五百餘人，又有較新式武器，爲恐熱振拒捕，翌日又加派達賴衛隊二百名趕往。索康、拉魯等抵熱振寺後，詭稱拉薩情勢不穩，請熱振前往鎮攝。熱振本無他意，不疑有他，竟隨之同往。

爲了防止熱振活佛在途中逃跑，索康特叫人給他換上了一頭騾子，而不讓他騎自己的青鬃馬。而且對外宣告，熱振要從郭拉或卓堆方向回來，並派疑兵在此兩處佯裝「迎請」之勢。而他們回來的實際路線是從堆龍方向返回。結果，熱振進往拉薩的那天，色拉寺的部分喇嘛埋伏在途中，準備營救，但未能成功。十八日，熱振到拉薩即被捕繫獄。

假藉僧衆公審定罪

熱振被捕之後，被關押在布達拉宮的夏欽角犛房裏。在夏欽角的周圍也佈置好了二百多名全副武裝的藏兵；這些藏兵是從札谿和第四兵營中抽調來看守熱振活佛的。藏兵們全副武裝，戒備森嚴。

監禁熱振的牢房特別窄小，房頂又很矮，光線十分暗淡。熱振活佛的飯、茶均由熱振拉章負責，每天送兩次。送飯人到夏欽角時，先由看守接了再轉交給熱振活佛，食後退回空飯具。

在熱振被關押的二十餘天裏，達札政府共對他進行了三次審訊。四月二十四日，達札在布達拉宮德陽廈夏熱賽召集僧俗官員二百餘人，公開審訊。

參加審訊的主要人員有堪仲大喇嘛土丹諾桑、堪仲崩塘·土丹羣佩等人，審訊了約兩個小時。以後又進行了兩次審訊，每次審訊時都要求熱振承認：熱振拉章的人曾多次預謀刺殺攝政達札；並以獻禮爲名，派亡命之徒攜帶炸彈到達札身旁，企圖暗害達札等罪名，並當衆宣佈熱振圖謀「復位」的有關信函。最後，西藏民衆大會對熱振進行處置，初議施以挖眼酷刑，旋議從寬斬削手足。

在此之前，南京國民政府已電令西藏噶廈政

府優待熱振，從寬發落。但西藏噶廈政府竟然抗命不遵，卒將熱振殺害。

免除酷刑仍遭毒殺

一九四七年五月七日，熱振活佛病重。當看守將此事匯報西藏噶廈政府之後，噶廈指派醫算堪勞·青繞諾布到熱振牢房裏進行診治，並認定熱振患了「中風」，特送來一小包藥，裏面有三顆黃色藥丸，囑咐看守用豬肉湯給熱振服下。藥吃下去之後，熱振活佛的病情更加嚴重。那天前半夜，熱振病危，他似乎想吐，但又吐不出來，有氣無力地掙扎着，他不斷地、急促地喘着粗氣，身體已經支持不住了。當天夜晚一點十分左右，熱振活佛死去。一天一夜之後，喜德寺來了八個喇嘛，將熱振活佛的遺體領回，送到了喜德札倉。

至於殮葬等各項事宜，均由札通羅桑朗杰和四品官卡白巴兩人負責主持。從五月十日起，將其屍體展陳三天接受祭拜。其遺體臥坐，面覆網巾，面部呈青黑色，耳鼻等處仍有血痕，厥狀至慘。

十八日，西藏噶廈政府張貼告示，宣佈熱振的罪狀，中有「熱振勾結中央欲謀達賴」之語。熱振只是與達札爭權，毫無危害達賴之意。西藏噶廈政府任意顛倒事實，且目無中央，不惜與之決裂，則是昭然若揭。

總之，一九四七年的「熱振事件」，是西藏近代史上統治階層內部爭權奪利、尖銳複雜的一場政治鬥爭。

故國河山長聯佳句（五十四）

●章喜元輯

新竹蓮寺

竹報平安，靈應香烟，石上三生，回頭存舊；
蓮修因果，莊嚴樓閣，空中萬象，彈指現新。

日月潭文武廟

若人識得因緣法；
秋霜冬雪皆是春。

日月潭文武廟

暮鼓三通，驚醒靈山方外客；
晨鐘一響，喚回苦海夢中人。

台南開元寺

開覺路，如來如去；
元始天，無我無人。

台南開元寺

寺古僧閒雲作伴；

山深世遠月為朋。

隋園袁枚聯

不作公卿，非無福命都緣懶；
難成仙佛，為愛文章又戀花。

隋園

雲山石室圖書，此地可稱三絕；
循吏儒林隱逸，先生自有千秋。

隋園

柴米油鹽醬醋茶，除却神仙少不得；
孝悌忠信禮義廉，沒有銅錢可做來。

妙相庵

燹前樓閣未成灰，猶剩得半折磨，一卷經，五更鐘，六月涼風，三冬積雪？

雨後園林無限好，最愛是百本蕉，千條柳，萬竿竹，數聲啼鳥，幾寸游魚。